



文選卷第二十八

梁昭明太子選



唐夏林學李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監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表下

張士然為吳令謝詢宋為諸孫置守家人表

庾元規議中書令表 柏元子薦譙元彥表

親作文自解表

傅季友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任彥昇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

為蕭揚州薦主表

為褚秦讓代兄襲封表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為吳參謝謂求為諸孫置守冢表孫盛晉陽秋曰謝謂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孫盛晉陽秋曰張俊字士然吳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

氏置守冢人俊為其文詔從之

臣間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尚書曰乃爾

夏駟命漢書麗生曰昔湯放桀封其後於杞春秋征伐

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左氏傳曰晉滅虢遂龍襲虞滅之

曰樂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置夫一國為一人興先

賢為後愚廢成湯夏禹賢與國後誠仁聖所哀悼而不

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論語曰繼

已見劉琨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九諸絕祚一時並祀

漢書曰高祖撥亂猶修祀六國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

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

守冢三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親與項羽對爭存亡

逮羽之死臨哭其喪漢書灌嬰斬項羽東城漢將以位

嘗倖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

顛禮之若舊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重

襄公曰高位漢書曰初懷王封羽為殘戮之尸乃以公葬魯公乃以魯公禮葬

則楚廟不墮有後可冀伏雖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

京邑開吳蜀之館書曰織皮崐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義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

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皇事比肩進取懷金侯服

佩青千里懷金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佩青已見上求

漢記揚喬曰臣伏念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東觀

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

木自葉流根鷓鴣恤功愛子及室毛詩曰鷓鴣鷓鴣既

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罔極已見上求通親

追惟吳偽武烈皇帝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

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吳志曰堅屯梁東為

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

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及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

曰受命于天既壽求昌方圓四寸上細交五龍龍上一

音真威震群狡名顯往朝相王才武弱冠承業吳志

策字伯符堅子也權稱尊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漢

號追謚策曰長沙相王

曰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佐諸

侯誅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西赴許都將迎幼

孫

孫

孫

孫

孫

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

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

帝未發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

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

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

於新采

為采薪者所踐毀也

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

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

二君堅策也

故舉勞則

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

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見之恩裁加表異以寵

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歎多在墓側今為

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塗壟

永以為常

讓中書令表

諸晉書並云讓中書令此云恐誤也

庾元規

何法盛晉書穎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

上疏肅祖約亮言封求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薨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

亂

中州為洛陽庾氏穎川人

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

逃難求食而已

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琛為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為鎮東將軍鎮

建業論語季康子曰逃難解散

不悟徵時之福遭遇嘉運

先帝龍興乘異常之顧

先帝謂中宗元帝也既眷同國

士又申之婚姻

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又曰中宗娉亮妹為皇太子妃國士婚

姻已見

遂階親寵累未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

孟子

浪之水清方可濯我纓頻繁首闡出總六軍
向法盛

沐浴已見上求自試表注頻繁首闡出總六軍
王敦表亮

為中領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
老子曰知足不

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厚知止不殆

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

而先帝登遐先帝謂元帝也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

踐祚聖政維新臧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太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作

相踐祚而治詩曰周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

雖舊邦其命維新見景福殿賦仲長子昌言而國恩

在至公康哉之歌已見景福殿賦仲長子昌言而國恩

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

后之兄也王隱晉書曰明穆皇后庾氏字文君琛第一

女生成帝孫盛晉陽秋曰庾亮明穆皇后之

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

私古無名之君也無私已見上求通親親表注然世喪

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

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

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西京七族已見西京賦東京

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

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

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

財居權寵四海側目漢書曰列侯宗室見事有不允罪

郵都側目而視也

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邪直由婚媾之私
群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
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闈之內矣
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
因而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詩韓
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馭心
膺音外搃兵權尚書修王曰今命汝作朕服肱以此求
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待也孫卿子曰亂則危辱
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二相王敦王導也五隱晉書曰
謀逆肅祖以為丞相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弘中宗時為大將軍
時為侍中肅祖即位敦平進太保不拜後為丞相朝士

百家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

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見之楚辭曰衆不可戶說方軌云蔡子之中情

尚書序曰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

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皆時

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鑿鑿量已知弊毛詩曰殷鑒

世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恹恹屢陳丹款曹大家蟬賦曰復丹

款之未足留滯恨乎天際也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

所厝屏營已見上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

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漢書曰彭宣

歸鄉里私門已見本篇注尚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
書曰哀矜折獄明啓刑書

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薦譙元彥表

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靜不交於俗

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山藪相温平蜀反役上表薦秀

相元子

何法盛晉書曰相温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

臣聞太朴既虧

則高尚之標顯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道喪時昏

則忠貞之義彰

道喪已見江淹雜體詩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

送往事君耦

俱無猜

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

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

貞也

故有洗耳投淵

以振玄邈之風

操曰堯大許由

之志

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洗耳

莊子曰子以

天下讓其友比人無擇比人無擇曰異哉右之為人也

死之

因其辱行慢我

吾羞

亦有秉心矯迹以敦在三之節

國語曰

晉武公伐翼殺哀侯上藥子曰苟無死矣

吾令

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

之君食之韋昭曰三君父師也

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

俗訓民靜

一流競

魏書文帝令曰樹德垂聲崇化篤俗

伏惟大晉應符

御世

應符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識

龍負卷舒

運無常通時有屯蹇

神州丘墟三方圯裂

神州見吳都賦注

兔置絕響於中林白駒

無聞於空谷

毛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林鄭玄曰兔置

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嘆息者

也

劉歆移書曰有識之所歎息阮瑀為曹公

陛下聖德

嗣興方恢天緒

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諱

臣昔奉役有

事西去鯨鯢既懸

思宣大化

何法盛晉書曰李勢盜蜀温

面縛請命鯨鯢喻李勢也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

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

羅於拜泥之墟想王蠋音蜀於王齊之境左氏傳魏絳曰昔后羿曰夏人

以代夏政弃武羅伯因能鬻危圍而用寒泥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杜預曰四子皆羿

之良臣也史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母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

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

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則退而耕於野國既殃云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

其生無義固不如享名遂經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其頤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

易曰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文子曰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射道矣

楚辭曰涵其淫而揚其于時皇極違道消之會群黎蹈

波渭水已見西征賦

顛沛之艱道消顛沛已見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

喬之望毛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凶命屢招茲難相

逼孫盛晉陽秋曰李雄安車徵秀雄身寄虎吻危同朝

露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

辱琴操莊周歌曰避世俟道志索如王論語杜門絕迹

不面偽庭進免龍其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

日王莽既篡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及祭酒印綬安車

駟馬迎龔勝勝自知不見聽即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

室厚恩無以報今老矣且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

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

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

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雖國綺之棲商洛管寧

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說音悅之默遼海漢書曰園公綺季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

廉翻夢人謂已曰余孤竹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

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楫也

士以為美談西土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宗表殊節

聖詰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

弗聞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滋矣魏志山佳益宜振起道

義之徒以敦流遜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漢書曰武帝初即位使

者束帛加璧安車以浦輪駕馬迎申公也足以鎮靜頽風軌訓賢俗魏文帝

薄於當年風頽於百代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周書曰乃辨

解尚書表

禮道齊晉陽秋曰相玄借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魏略王脩奏記曰洧流之水

極魚鱉失勢也驚飈拂野林無靜柯家語吾丘曰樹何者

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

言於臣寔所敢喻昔相玄之立誠復驅迫者眾至於愚

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論語子張問

致命見利思義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退不能辭粟首

陽拂衣高謝史記曰伯夷叔齊取武王伐遂乃宴安昏

寵叨昧偽封左傳曰宴安酖錫文篡事曾無獨固曾無

之節亦從於衆也晉中興書曰詔加相玄為楚王名義

以之俱淪情節自茲無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重臣

裕鎮軍宋高祖也匡復社稷大弘善貸馮衍與田邑書曰左平

夫惟道善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楚辭曰蜂蟻

三驅已見 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執維左氏傳宋公

東都賦 之靈得保首領以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恭用忘進退

惟力是視見惟力是視已 是以僂俛從事自同全人毛詩

有何無僂俛求之呂氏春秋曰任天下而不強 會宸極

此之謂全人高誘曰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憲章既

反正惟新告始新已見度元規讓中書令表

明品物思舊禮曰仲臣憲章文武 臣亦胡顏之厚可以

顯居榮次尚書曰予心 乞解所職待罪私門私門已見

讓中書 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臣某去去

晉五陵 置守備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晉書曰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

傅季友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

君河將屆舊京威懷司雍威懷已見潘岳開中詩太康

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漢

道阻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交廢蜀志許靖與曹公書曰

塞伐木通逕淹引時月東觀漢記曰岑彭伐始以今月

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墮頓

鍾簾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鞠為茂草已見西征賦

盡為 廛里蕭條鷄犬罕音蕭條已見上西征賦東觀漢

之 感舊永懷痛心在目劉琨答盧諶詩曰哀 以其月十

五日奉謁五陵

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峻陽陵陵

之東北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邙之南則惠帝陵也

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

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

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

沈約宋書曰毛脩之字敬文祭陽人也高祖將伐羌為河

南河內二郡太守成洛陽

既開翦荆棘繕修毀垣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

翦其荆棘西京賦曰步毀垣而延竚

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

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中東莞人

為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傳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主教所先

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舉善而教用彰謝承後漢書

曰滕延拜京北尹旌善為務

念功簡勞義深追遠

尚書禹曰惟帝念功論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

周禮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

休明沒而彌著

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

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

軍臣穆之爰山布衣協佐義始

裴子野宋略曰高祖潛謀匡復署穆之主簿委

以腹內竭謀猷外勤庶政

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又曰庶政惟和

萬邦咸寧密勿軍國心力俱盡

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及登庸

朝右尹司京畿

沈約宋書曰穆之為尚書左僕射敷讚又曰加丹陽尹尚書曰若時登庸敷讚

百揆翼新大猷

尚書曰納于百揆毛詩曰若時登庸敷讚

居中作捍

沈約宋書曰高祖北伐轉穆之左僕射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毛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

好鄭玄曰居軍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有致棟幹之

器也蜀志曰文帝察黃權有局量方宣讚盛化緝隆聖

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二事蜀志曰偉度

葛亮主簿故見褒述尚書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論語子

曰三事大夫敬爾有官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

弭王隱晉書曰義熙安帝年號國外虞既殷內難亦存

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北伐

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闢關之志勸盧循承虛而下

循從之公羊傳曰君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周易曰屯

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曰世故尚臣以

未夷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子之行晉無寧歲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惟謹言嘉謨溢

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謀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

穀梁傳曰土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

則造膝出則詭辭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事隔於皇朝

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國

狐偃曰畜力一紀可以遠矣又舅出征入輔幸不辱命

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左氏傳重耳曰微

爾雅曰左右助也寧履謙君子有終

而茅土弗及三輔決錄曰茂陵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

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

所及求秩於善人論語曰周有大臣契闢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其臭如蘭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

安貞王道生子初大祖封西昌侯廢鬱林王海陵王封宣城郡公也

任彥昇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母丘儉表曰禹尚之

朝不畜庸才東觀漢記李通上疏曰臣經術短淺智能空薄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

愛降家人之慈

蕭子顯齊書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盛即太祖之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世祖

武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

興書庾亮上疏曰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武皇天漸實

奉話言尚書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雖自見之明庸近

所蔽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能自見其類故愚夫一至偶識量已劉勰人物志曰一

曰自見之謂明實不忍自固

小雅之質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爾實不忍自固

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尚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庭越遂

荷顧託道揚末命又曰右馮王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

凡算揚末命

嗣君謂鬱林王也為宣太后所廢左傳申繻曰人棄常而妖興漢書曰太后召昌邑王賀賀曰我安得罪而

召我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不造已見嵇康幽憤詩職汝

詩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漢書曰齊悼惠王子與居

封博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漢書霍

陸侯昌邑王賀不可以承天緒當廢皇太后詔可王曰聞天

子有爭臣七人雖无道不失天下光謝曰王行自絕於

天臣寧負王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

不負社稷耳曹植求自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名並家國之事一

至於斯謂鬱林得廢顛蹟也孫盛晉陽秋曰卻超假

於此非臣之尤誰任其咎毛詩曰發言盈將何以肅拜

高寢虔奉武園哀廟已見吳都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

旦左傳楚薳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寧容復徵榮於

家恥宴安於國危晉中興書曰卞壺表曰豈敢干祿位

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漢書曰霍去病征

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曰長平相和

則刑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皇言周禮曰司會中

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沈約宋書曰置且虛飾

寵章委成禦侮王隱晉書曰武帝詔山濤曰勿臣知不

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戰國策唐雎謂楚

毛而積禍重於山岳陽泉養性賦曰况性命之幾微如

鴻毛之漂輕母丘儉之遼東詩曰憂責重山岳誰能為

我存沒同歸毀譽豈貫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持命仲丘

筋與曹休書曰志行雖微存沒一節周易曰殊途而同歸書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莊子老聃曰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也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曰位可為一貫也注曰黷慢朝經也家語孔便當自同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體國不為飾讓穀梁傳曰大夫國躬也何休曰君之鄉故特任使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莫復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左傳曰晉侯滅赤狄潞氏光宅近甸奄有全邦見吳都賦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近向嘉瑞表應毛詩殞越曰奄有龜蒙漢書淮南王上書曰淮南全國之時殞越為期不敢聞命左傳齊侯對宰孔曰亦願曲留降鑿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求昌之丹慊獲由鉅平羊祜並見上表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

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哉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其官其申奉表以聞臣諱誠惶誠恐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范雲字彥龍齊竟陵王為八友又與雲住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為天子以為為吏部尚書甚敬雲嘗語其二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

任彥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翻無取張載贈東子琰詩曰轉車運在輪飛骨須六翻進謝中庸退

欺狂狷禮記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論語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固骨鑽

厲求學而一經不治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

如一金蒲籛不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法言曰童子彫蟲篆刻漢書東方朔上書

日臣朔學書三負書而魏空殫菽粟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

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擔囊孟子曰躡齋脚齊楚徒失貧

聖人之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躡齋脚齊楚徒失貧

賤也韓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

矣志不得則受履而適秦楚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

耳安往而不得吾貧賤乎漢書曰王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及遷徙去處所

載不過持斧作牧以蕞艾興謗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虜成爾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

拔范曄後漢書曰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

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

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

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蕞艾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

疑之間誠先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漢書賈山上書曰

賢所慎也滿山又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不知致

辭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

證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除名為民知井曰之逸盛晉

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陽秋曰劉弘顧望除名為民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廢於

家廢北地任氏女為妻思不得畜廢妾兒女常自操井

也百年上壽既曰徒然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人如其誠

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毛詩曰亂離瘼矣爰

也閉門荒郊再離寒暑閉門已見恨賦暑兼以東臯數

前控帶朝夕秋興賦曰耕東臯之沃壤輪關外一區悵

望鍾阜漢書楊僕上書曰恥為關外人又曰楊雄有宅

北陸無一區蔡邕詩序曰暮宿南帳望許慎曰鍾山

日之地雖室無趙女而多好事趙女也雅善鼓琴漢書

曰楊雄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祿微賜金而權同娛老

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

賜金娛老謂陳廣也折菱燔枯此焉自足謝承後漢書

已見張景陽詠史詩折菱燔枯此焉自足曰鄭敬字次

都釣魚大澤折菱而坐以蒲薦肉飶陛下應期萬世

盈酒琴書自樂焚枯已見應璩百一詩陛下應期萬世

接統千祀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

三千景附八百不謀周書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

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湊以祭不謀臣

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離心

釁等離心功慙同德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

泥首在顏輿棺未毀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關

下輿棺即輿也

陸機詩締構草昧敢叨天功締構見魏都賦易曰天造草

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獄訟詭譎示民同志獄

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獄訟詭譎示民同志

越石勸進表而隆器六名一朝摠集莊子曰語大而立

也左傳仲尼曰惟名顧已反躬何以臻此正當以接開

與器不可以假人顧已反躬何以臻此正當以接開

白水列宅舊豐光武居白水已見南都賦東觀漢記曰

南陽人故親之漢書曰盧縮豐人也為人質厚少文上以其

里蕭曹等持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縮也志捨講

之尤存諸公之費東觀漢記曰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

車駕幸祐第問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又曰上初學長

安南陽大人賢者往來長安為之邸問猶疑貧用乏與同舍生

韓子合錢買馬令從俯捨青紫豈待明經漢書夏侯勝曰士

者傲以給諸公費俯捨青紫豈待明經病不明經苟明其

取青紫如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俛拾地芥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陸機顧譚謀曰遷吏部尚書
才長於銓衡而綜核人物
遠惟則哲在帝猶難
其在知人禹曰成若時惟帝
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
漢魏已降達識繼軌雅俗
所歸惟稱許郭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
斯謂之雅俗矣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
好獎拔士類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又曰許劭字子將
少峻名節好獎人倫多所賞識
拔十得五尚曰比有
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習鑿齒襄陽耆舊傳記曰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
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與長道業不
羨其談則聲名不足慕金郎為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
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
國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見十人宣王曰寡人聞千里其
一士是比肩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人不亦衆乎其
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叟切矣機斬發顧無足算
魏志曰王
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天機已見在魏則毛玠公方居
文賦論語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晉則山濤識量

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為尚書
魏氏春秋曰山濤為
僕射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量公正

魏氏春秋曰山濤為
僕射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量公正

以臣况之一何遼落
世說袁彥伯
曰江山遼落

居然有萬
里勢

齊季陵遲官方淆亂

毛詩序曰禮義陵遲
非之塗森然淆

鴻都不綱西園成市

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
都門學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

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
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為列焉漢記曰靈帝即位太后

臨朝於西園賣官自開
內侯以下入錢各有差
金章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

之歎金章盈筭未詳
實預晉錄曰趙王倫篡位時侍中
曰貂不足

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
論
狗尾續

淮南子曰舜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
豈宜妻加寵私以

之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

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
冠武弁大冠加金鑄附蟬

為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

中或成軍河內漢書曰蕭何以丞相留拔巴蜀使給軍

後漢書曰上拜寇恂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完富吾

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

後封雍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漢書高祖曰夫運籌

奴侯之外吾不如子房可封留侯東觀漢記曰拜前將軍

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可封留侯東觀漢記曰拜前將軍

鄧禹為大司徒制曰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門人以親封

禹為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

鄭侯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叔孫通述曰吳漢自

介免胄禮義是創通為稷嗣君也東觀漢記曰吳漢自

初從征伐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繁弓戟上

時令人現吳公方何為還言方作攻貝上或策定禁中

曰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封漢廣平侯宜承大統車

或功成野戰東觀漢記曰殤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車

書鄂千秋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或盛德如卓

特一時之事又曰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

茂或師道如相榮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

陽卓茂為太傅封宣德侯東觀漢記曰相榮字春卿沛

國人也治歐陽尚書事九江朱文剛窮極師道賜榮爵

侯或四姓侍祠已無足紀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侍

謂之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為四姓五侯外戚且

非舊章漢書曰成帝昔封舅王譚王立正根王逢時而

臣之所附惟在恩澤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弘自海

義異疇庸實益乖儒者陸機高祖功臣頌曰雖小人貪

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東觀漢記曰相者

衣諸生耳董仲舒不遇賦曰若無富貴易農而仕東

不反身於素業莫隨世而轉輪門無富貴易農而仕東

朔戒子書曰飽食乃祖玄平道風秀世晉中興書曰范

安步以仕易農

乃祖玄平道風秀世汪字玄平善言

玄理為吏部郎徙吏部
尚書徐亮二州刺史
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中興謂元帝也位

裁元凱任止牧伯尚書即古元凱也刺史即古牧伯也
左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

人蒼舒曠散精戴大臨有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舊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

豹季狸謂高祖少連風秉高尚王僧孺范氏譜所富者
之八元

義所乏者時富義謂段干木已見魏都賦薄官東朝謝

病下邑王僧孺范氏譜曰少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

歲之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典曰梁

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東觀漢記馬援與楊

園寢郎一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書
詔之然日當為月字之誤也范曄後漢書荀爽字慈明獻

士梁書曰天監元年雲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求元初雲為廣州刺史因廢家居久之為國子博

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

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爽欲遁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

司空爽自被徵命及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惟

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尚書伊尹曰臣為知

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管崩愛同絲麻左氏傳君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

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

無復貳辭書魏彬奏曰不宜違人之素志矜臣所乞

特迴寵命則疊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首

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臣雲誠惶以下

為蕭揚州薦表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遙

曰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王表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任彦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求逸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

方之疏壤取類導川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地而注之海國語太子晉曰伯禹疏川

導滯伏惟陛下道隱旒纒信充符璽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河上公

注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孔子曰古者統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難統塞耳所以掩聽也統古冕字

統古纒字音義並同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為符璽以信之六飛同塵五讓高世漢書

爰蓋謂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維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

向讓天子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老子

曰和其光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白駒已見相元子薦譙而和其塵

飛于彼西雍我容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屢有保司馬遷書

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鶡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海內荒亂立為世師物色關下委裘河上西遊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

色而遮之果得老子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相公聽管仲而趙襄子曰信王登此之謂委裘然委

也嘗讀老子道德經漢孝文帝駕從而其姓名非取製於

一狐諒求味於蕪采王褒講德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

為味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張璠易注序曰蜜蜂以蕪采

策秀寢議廟堂借聽輿皂說苑晉東郭氏曰肉食者失

才文寢議廟堂借聽輿皂計於廟堂藿食得不肝腦塗

地班固漢書匈奴傳曰漢興忠言嘉謀之臣相與議事

於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輿皂已見射

賦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絕鄧析子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勢門上品猶當格

宣令臣之職也徼倖已見李令伯表

以清談說苑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謝靈運宋書

約清談平裁英後下僚不可限以位貌左太冲詩史詩

老而不倦英後下僚不可限以位貌曰世胄躡高位

下僚沉竊見祕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

葉重堯海內冠冕曰侍中領右驍騎王騫字思晦大尉

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寂文憲公次子也王

筠為騫碑亦云騫字思晦據此及梁書明梁典乃碑誤

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暕見賢生導導生治治生珣珣生

暕晉沈約宋書曰王僧暕暕首長子遇害子儉嗣也尚

書曰宣重光晉中興書庾冰神清氣茂允迪中和淮南

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出世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

神清者者欲不能亂蔡洪張鏡狀曰錡資氣早茂才幹

足任尚書曰允迪厥德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

孝叔寶理遺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滅榮緒晉書曰衛玠

太子洗馬常以人有人可以情怨非意相干可以理

遺故終身不見喜溫之容世謠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

人皆以故任為差或去衣裸體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

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後進時人為之語曰

後進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居無塵雜家

有賜書班彪幼與兄嗣共遊李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

遠方辭賦情新屬景遠陸機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

至過之賦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室邇人曠物疎道親

誕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親詩

曰其室則邇其人其遠尹文子曰處名位維不肖不患

乎不肖與仁賢也養素丘園台階虛位遠送孔令詩庠序公

朝萬夫傾望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孝則三代

豈徒苟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滅榮緒晉書曰荀顛

太尉或之第六子黃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顛異之

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

太尉或之第六子黃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顛異之

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

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

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

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

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

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

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

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

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

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

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

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

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

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

曰顛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

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命之子少好學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嘆曰是後為李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

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劉縠梁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郡人六歲解屬文梁興除鎮軍記室稍遷蘭陵既筆耕為養亦備書學東觀漢記太守卒於詔議既筆耕為養亦備書學東觀漢記

貧為官備寫書投筆嘆曰丈夫獨不效傳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封侯安父筆耕乎東觀漢記耕或為研范曄漢書曰班超為官備書以供養吳志曰闕澤字德潤會稽

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無以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檀道鸞晉陽讀亦徧子學而不倦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

夜繼日焉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漢書曰路溫舒取澤中蒲截為牒編用寫書禁國先賢傳曰孫敬到洛在大孝左右一小屋安止母然後入李編楊柳簡以為經先言往行人物雅俗易曰君子多識前言

子或問人物曰察虛實審真偽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矣雅俗已見范雲議表甘泉遺儀南宮故事胡廣漢官制度曰天子出幸駕次第謂之鹵簿范曄後漢書曰鄭弘為尚書令弘前畫地成圖抵掌後所陳有補益著之南官以為故事畫地成圖抵掌

可述漢書張安世子千秋為中郎將將兵擊烏桓還謂大將軍霍光問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

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豈直賦廷鼠有必對之辯

竹書無落簡之謬郎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災災

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群臣莫能知者休對曰鼠也詔問何以知之休對曰見爾雅詔案祕書如休言賜帛百匹張騰文士傳曰人有嵩山下得竹簡一枚兩行科斗

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東晉晉曰此明帝顯節陵策文庶皆服其博識陳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諷言訪對為世純

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戎器書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

秘寶論語子頁問曰賜也何如子誠言以人廢而才實

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世資論語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解嘲曰

周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云

為褚諮議秦讓代兄襲封表蕭子顯齊書曰

義興太守改封巴東郡表讓封貴子審

略不同疑是崇

臣秦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貴所請以臣襲

封南康郡公臣聞籍勳蔭光錫去字臣貴世載承家允

膺長德蕭子顯齊書曰褚淵長子貴字蔚先官歷散騎

曰亦世載德韋昭曰載成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而深鑒止足脫疑于乘左氏傳曰知不足不辱知止不

乘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左氏

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東觀漢記曰

建武初先詣關封武始侯子奮字穉通兄根常被病純

病困勅家丞翁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嗣純薨大行移書

問嗣翁上書奪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

於弟盛逃去鴻初與九江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

咸悟垂涕乃還就國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篡後

統也禮記曰繼別為宗鄭玄曰別子之嫡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稟承在昔理絕

終天葬還詩曰潛穽既掩葬終天隔幽壤潘岳哀永逝曰今奈何子一舉邀永惟情事觸目崩殞若使音高延

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是廢德舉豈曰能賢左氏傳曰宋公疾

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

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丹款已見規表不然投身草澤苟遂

愚誠耳謝承後漢書曰朱寵隱身草澤不勝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

聞臣誠惶誠恐以下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吳均齊春秋曰竟陵文宣王子

良亮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太宰蕭子顯齊書曰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

事不行

任彦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尚書曰彰善癉惡樹

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西征賦曰非惟

名山則陵谷遷貿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諸

之延閣則青編落簡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

積如山故內則延閣廣內祕書之府又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

之府又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

水之上漢書平紀曰郊祀高祖以配天麗善長水經注

年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

或者天將欲素王之乎何其盛也沂水南由是崇師之

義擬迹於西河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

於夫子七略曰西河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尊主謂伊尹也

河燕趙之間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尊主謂伊尹也

舜已見曹子建連親之故精廬美啓必窮鐫勒之盛東

表禹亦聖帝故連言之故精廬美啓必窮鐫勒之盛

漢記曰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見聽

荆州圖曰陰令劉喜魏時宰縣雅好傳古教學立碑

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陳寔別傳曰寔卒蔡邕為立

一城况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周公召公伊尹顏回也

陶故太宰竟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刑社稷

文王於明堂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

公其人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

文王於明堂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

文王於明堂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

文王於明堂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

文王於明堂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

文王於明堂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

文王於明堂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

文王於明堂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

文王於明堂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

文王於明堂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

文王於明堂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

文王於明堂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

文王於明堂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

東平王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蒼對曰為善最樂上嗟嘆之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匹死之曰民無得而稱焉

人之云亡忽移歲序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鳴鶴東徙松檟成行

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鬱林之嫌了良而周公居攝之情由子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鳴鶴以喻焉吳均齊

春秋曰鬱林王即位子良諫疾不視由帝然之又潘敞以仗防之子良既有代宗議憂懼不取朝事而子良盡

毛詩序曰鳴鶴周公救亂也成王未及周公之忘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鳴鶴焉說死曰泉與鳩相與鳴曰子

安之象曰我將東徙鳩曰向泉曰西去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鳴於是鳴鳩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徙

猶惡子也左傳在六府臣僚三藩士女蕭子顯齊書曰

子胥曰樹吾墓檟六府臣僚三藩士女蕭子顯齊書曰

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斯謂六府子良又為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又南兖州刺

史斯謂之人畜牛油素家懷銘筆油素口見吳都賦葛藟二藩也與梁相成日曹廣景懷

銘筆行瞻彼景山徒然望景景山謂墳也毛詩曰陟彼

景山劉楨贈五官中郎將

詩曰望慕結不解昔晉民初林空碑晉令曰諸葬者不魏舒之

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自嚴科為之者竟免刑

戮致之者反蒙嘉嘆陳留志曰阮略字德規為齊國內郡齊人欲為立碑時官制嚴峻自司徒魏舒已下皆不

得立齊人思略不已遂共日月禁樹碑然後詣闕待罪朝廷關之尤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

嘆其惠如仁微管並見上故太宰淵丞相疑親賢並軌即為成

規褚淵碑即王儉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徽贈丞相南陽樂諱為建立碑第二章文獻王嶷

沈約及孔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

惟蘇陶識其禁駐驢長陵輔軒不知所適禮記曰趙文

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戰國策顏蠡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

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里閭孤

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建武中禁網尚

寬諸王既長策各委質忽焉一紀左氏傳孤突曰策慮

先大馬厚因不答列女傳曰梁寡高行曰妾之夫不幸

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而弊惟毀蓋未葬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

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

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臣願得式黃泉

先用填黃泉為王作葬以御螻蟻珠襦玉匣漢書曰

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

如鎧甲連以金縷皆螻蟻為蛟龍鳳龜龍之形所謂交

龍王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

北陵南浦迎喪既曲逢前施實仰觀後澤儻驗杜預山

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為身

岸為谷深谷為陵作二碑叙其平吳勳一沈萬山下

沈峴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臧榮緒晉

書曰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州諸軍

事後薨民吏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無不拜之言

其遺愛臨表悲懼言不自宣臣誠惶以下

文選卷第二十八

文選卷第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選

唐李林郎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中書省中書學士李善注

秦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上書

李斯上書秦始皇一首 鄒陽上書吳天一首

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首

枚叔奏書諫吳天王濞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啓

任彦昇奉答七夕詩啓一首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一首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既渠已而覺秦至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

人來秦者祇爲其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始皇帝以斯爲丞相

後二世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

我史記曰我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東得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

百里奚於死史記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爲秦穆公夫人

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議國事大悅授之國政

塞叔於宋史記曰百里奚謂繆公曰臣不及臣友塞叔

夫來邠邠公孫支於晉左氏傳曰晉邠芮至鄭丕豹奔

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

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

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

疆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

內務耕稼外勵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獲楚魏之師舉地

千里至今治疆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

剛切五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

郡南取漢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云孝王

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

里置漢中郡史記云孝王納上郡此云惠文王疑此誤也

又曰武王少張儀死武王謂其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州

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

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包九夷制鄢郢

楚二縣也蓋秦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成臯縣名

令人據之也遂散六國之從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漢

秦功施到今史記曰惠王卒韓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

華陽史記曰孝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王又曰穰侯魏

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平戎為華陽君魏冉

為相因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諸侯昭王乃免相

國逐華陽疆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春秋

淮南子注曰蠶食良無餘也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

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負猶累也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納踈

士而弗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天之名也今

陛下致昆山之玉有和隋之寶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

南王產於昆山此三寶皆無足而垂明月之珠服太阿

之劍越絕書曰楚王召歐冶子干乘織離之馬建翠鳳

之旗樹靈蟬徒河之鼓孫即曰織離蒲梢皆馬名鄭此

數寶者秦不生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

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

之女不充後庭駿良駛決馱啼不實外廐周書曰正北

廣雅曰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

宮充下陳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娛心意悅耳目者

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於元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縞

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言以宛珠飾簪以璣傳珥也

東阿縣繒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善以別之他皆類此而

隨俗雅化佳治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隨俗雅化謂開雅變化而能隨

俗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

也說文曰甕汲瓶也於貢切說文曰鄭衛桑間韶虞武

象者異國之樂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

舜樂曰簫韶又曰周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今棄叩缶擊甕

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

觀而已矣高誘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

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

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者則士勇是以太

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管子曰海不辭水故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

德文子曰聖人不讓負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

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

首以資敵國郭象莊子注曰資者給齊之謂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交秦此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者也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至不產於秦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

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不指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

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三輔黃圖曰未央

有曲臺殿懸衡天下

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

權衡以稱輕重

所以一群臣也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未

路張耳陳勝連從

容子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史記

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耳為校尉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

為援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

北河之外

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闔城不休救兵不至死

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

去千里不絕鄭玄禮記注曰流猶

行何則疆趙責於河間

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

之河間立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哀六齊望於惠后

王无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也

曰高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麻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漢書曰文帝閱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為列侯後齊文王薨元子於是分齊為六將間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邛為膠西王辟光為濟南王也城陽顧於盧博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興居所封興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縣濟北縣三淮南之心思墳墓遷殺也漢書曰上憐淮南王不執上乃立厲王三子安為淮南王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教為衡山王賜為廬江主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自怨宿憤不能為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胡馬遂解其意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

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蘇林曰青陽水名也也善曰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善曰此微同如淳之說秦始皇本紀曰荆王獻青陽之田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已而背約要擊我南郡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吳天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當為吳人輔當為禦言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措亂其辭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脩德則游談之士

歸義愚名

善曰底與祗同底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游談之士无敢自進於前漢書王

莽傳曰遊者為之談說

今臣盡知畢議易精極慮如淳曰改易精

則無國而不可奸

善曰爾雅曰奸求也奸與干同飾固陋之心則何王

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皆淮千里

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羈高下風之行尤悅大

王之義

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故願大王

無忽察聽其至

善曰劉瓛周易注曰至極也謂極言之臣聞鷩鳥至鳥累百不

如一鷩

孟康曰鷩大鷩也如淳曰鷩鷩鳥比諸侯鷩比天子夫全趙之時趙未分之時

應劭曰後分為三

武方鼎士袷

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

盛玄黃服也臣瓚以為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

不能止幽王之湛患韋昭曰高帝子幽王

友也呂后殺之

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

厲王之西也

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韋昭曰徙蜀嚴道然則計議不

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

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鱗設諸賓劔於

魚中以進抽劔以刺王說苑曰勇士

故願大王審書而

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臣瓚以

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

東褒儀父之後

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

褒和儀父者也

深割嬰兒王之

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

壤子三梁代益以淮陽

善曰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早薨

徙武為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也晉灼曰方言梁

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善曰方言云璋其肥盛

晉書注以卒小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善

漢書曰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棘蒲侯擊之興居

自殺又曰淮南王道死雍應劭曰二國有姦臣如新垣

平等勸王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也善曰今天子景帝

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

恐周鼎復起於漢如淳曰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

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過計於朝服度曰則

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新垣過計於朝服度曰則

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應劭

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燒棧道言高祖

涉所燒之棧道也史記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也

兵不留行善曰言攻之易取弊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

大破張曼曰項羽自水攻則章邯以三其城陸擊則項

王以失其地如淳曰荆亦楚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孟

曰言國家不可願大王熟察之

庶幾得之也

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

之於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

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

客上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如淳曰白虹兵

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蘇林

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曰盡其計議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張晏曰左願王知之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善曰韓相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刑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善曰史記曰始也別其右足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相始皇崩胡亥立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斯具五刑者也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願

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善曰以其後母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鳴夷之革浮之江中應劭曰取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傾蓋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也善曰家語曰孔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籍荆軻首以奉丹事善曰史記曰荆軻見樊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今有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曰為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胷於期遂自剄徐廣曰樊丁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漢書

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

劉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

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

信於天下為燕尾生則出尾生之信也善曰史記蘇秦

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柱而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

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始欲何則誠有

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善曰惡謂燕王按劍

而怒食以馱馱孟康曰敬重蘇秦雖有諛白圭顯於中山

惡之於魏文侯善曰言白圭拔中山而文侯投以夜光

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

女無美惡入官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

喜曠彈脚於宋宰相中山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三相

人之臍也郭璞三蒼范睢摺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善曰

解詁曰曠膝蓋也及牛酒馔賈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相魏之諸

公子魏齊使舍人笞擊范睢折脇摺齒得此二人者

昔信必然之畫指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

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

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善曰兩雅曰徐

衍負石入海善曰論語識曰徐衍負石伐子自狸守分

曰狸猶殺也力之切不容身於世新語曰窮澤之民身不義

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善曰言此日義不苟取比周朋黨在朝廷以

移主上之心妄求合也六韜曰結連朋黨比周為權杜預曰比近也周密也故百里奚乞食

於路穆公委之以政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

戚飯牛車下而相公任之以國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

角疾歌鄒子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甯戚扣轅行歌相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豈素官於朝借

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

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

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善曰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

宋信子舟之計囚墨翟文子曰子罕也舟音任善曰未詳夫以孔墨之

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

銷骨國語於洲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曰鑠

善曰毀之言骨肉之親為之銷滅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

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宣

相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強立張晏曰子臧越人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

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善曰公聽言無私也並觀言無

偏也尸子曰論是非非者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

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皆矣善曰史記

傲帝常欲殺舜丹朱堯子讎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位冢宰羣臣叔流言乃致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今又

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

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悅田常之

賢善曰史記曰燕王會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
而立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
相五年齊國政皆歸田常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
者觀其胎產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
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張晏曰寺人勃鞞也善曰
鞞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寺人斬其袪及入寺人求
見於是呂卻冀芮畏備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
韋昭曰寺人掌內法袪也勃鞞字伯楚齊相公用其仇
而一匡天下善曰左傳寺人被謂晉侯曰齊相公置射
到一匡天下民何則慈仁毅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
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
裂之善曰商鞅車裂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

國遂誅其身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舉國政屬大夫種
王范蠡乃去遺大夫種書種見稱疾不朝是以孫叔敖
人或讒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而自殺是以孫叔敖
三去相而不悔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處立相進
之也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善曰列女
知其非已之罪也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聘迎今人主誠能去驕傲
之子終出使者與其妻逃乃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
之心懷可報之意善曰言士有功披心腹見情素善曰戰國
說應侯曰公孫鞅事隨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
於士無所愛惜也則祭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
使刺由不使善曰戰國策非其主也戰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

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王

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湛沒也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善曰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

曰王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偽加要離罪燒妻子揚其灰

巨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

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張晏曰

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盤戾也蔚林曰柢音帶善而為萬乘

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善曰器謂服玩之屬容

曰廣雅曰蟠曲也困去輪切離薄基切音衣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柢足結

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志善

談或為游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

挾伊管之辯善曰伊管仲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

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

劍相眄之跡矣善曰小雅曰開達也是使布衣之士不但曰為枯木朽株之

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埴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

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善曰論語考比讖曰引五子以避俗遠邦殊域莫不向風而不牽乎卑辭之語

不奪乎衆多之口善曰聖人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不為卑辭所牽制戰國策蘇秦曰卑辭以謝君衆口已見上

文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

發善曰戰國策曰荆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如郡縣又獻

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見秦王驚自引而起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通俗文曰匕首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周文獵

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六韜曰文王田于涇陽卒見呂尚坐茅而漁戰國策曰范雎謂秦三

曰臣聞呂尚遇文王立為太師史記曰西伯獵果遇太公于渭俱為師也秦信左右而三周用烏集而

王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字子牙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

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諂諛之辭於帷牆

之制善曰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使不

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善曰不羈謂才行高遠不可羈繫也此

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善曰列士傳曰鮑焦

疏於道子貢難口非其世而采其跡此焦之有臣聞盛飾入朝

者不以私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孔安國

磨石也論語撰考識曰故里名勝毋曾草木入邑號朝歌墨子

迴車晉灼曰史記樂書紉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善曰今欲使

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
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
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自為獲捷言慶忌勇期

賁育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大官

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

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

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

塵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

功雖有焉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

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是胡越起於轂下

而羞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

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楛之變

張揖曰銜馬勒也楛駟馬口長銜也善曰家語子曰郊之日泥掃清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善調馬前存飾楛而後鞭策之威而况乎涉豐草騁丘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呂氏春秋吳

墟為立前有利獸之樂而內无存變之意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利猶貪也

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

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

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无形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非於未萌智者

避危於无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

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懼无墮中之也此言雖小可以喻

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枚乘字叔始淮南陰人為吳王漢書曰吳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

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然乘之卒在相

如之前而今在後誤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舜

无方錐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

之士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无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无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上不絕三

之士不過百里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

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善曰不絕其明

淮南子注曰三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善曰父子喻君臣

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无遺策功流萬世

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

於臣乘言天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无極之

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

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

隊丈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

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无

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

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

車覆六轡不禁繫絕其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亥曰吾

已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臣改計取福正在今日

矣歷選相治也其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善曰孫卿子

安則慮危是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善曰說

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曰臣能累十二博其變

加九鷄卵其上公曰危哉論語曰天不可階而升也

所欲為疑於反掌安於泰山善曰反掌言易也孟子曰

秋得乾圖曰安於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无窮之極樂

善曰弊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

乘曳笏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願師古曰

奏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

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影

而迹疾而影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數

虞陰而休影靜處以息迹愚亦甚矣孫卿子以為消弱深欲

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漢書音

滄寒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

善曰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

譬由抱薪而救火也無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未

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善曰戰

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

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胎服虔曰基納其基絕其胎禍

何自來善曰自太山之雷力救穿石殫極之統斷幹燥

曰統古綆字殫盡也極之綆幹也井水非石之鑽索非

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

而度之至丈必過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寸銖石

稱丈量徑而寡失善曰文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苛難

始生而藁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孤善曰尸子曰千六

去也莊子曰橡樟初生可抓而絕廣雅據其未生先其

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龍

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

注砥磨石也

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立臣願大
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

是後說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善曰胡戎為難舉兵而却也漢書曰

金城郡有榆中縣南距羌苻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善曰漢書曰南夷自雋東

比君長十數苻都最大苻在洛切六國已見李斯書六國乘信陵之籍善曰漢書音義曰死

忌常物王國却秦有地資也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

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

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

衆修戎狄之義顏師古曰修意義以撫戎狄而南朝羌苻此其與秦地相什而

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善曰言地多秦十倍民多百倍今天譏諛之臣為

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

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此言於漢李奇曰言量也

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善曰

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蠅當也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

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善曰謂誅晁錯也錯為御

史大夫故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

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

國韋昭曰隱匿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

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善曰此軍行數千

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如淳曰山東吳王

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與軍遠行也軍一為轉粟西鄉

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

陵縣名有吳太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

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也韋昭游曲臺臨上路不如

朝多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深壁高壘副以

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

兵疾歸尚得十半善曰言王早還莫十不然漢知吳有

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

頭郎習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饑道善曰吳饑軍

命魯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

栗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

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齊王殺身以

滅其迹晉灼曰齊孝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

殺善曰漢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四國不得出兵

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齊北菑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

已明矣應劭曰漢將鄴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今大王

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晏曰吳地方千

里言王必見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制於此地也
之北也
弓高宿左右服虔曰弓高侯韓頴也如淳曰宿軍左右兵不得下壁軍
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連淹繫州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

淮南子曰鄭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擊

之籟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春秋考異曰桓公殺賢共民舍痛流涕叩心

庶女告天

振風龍於齊臺

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

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女利毋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解故冤告天司馬彪莊子注曰龍入也

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

沈約書曰郡縣為封國者去任便止世祖孝建中始改此制為下官太史公曰始

齊之崩通讀樂毅報燕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楊雄見屈原作離騷悲其文讀之流涕也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同德其交接有一會而分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

喪不須更醮故曰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

死而不顧者此也史記曰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

義士猶或非之又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

死而爭李陵與蘇武書曰足下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遷

詩士不遇賦曰理不可據智不可恃鄒陽書曰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又曰臣始不信今乃知之伏願

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訊又曰願王熟察少加憐焉

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淮南子曰處窮

備操桑以為樞北齊人所謂形植犁黑憂悲而不得志也高誘曰編蓬為戶操桑條為戶樞說苑唐且謂秦王

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

買名聲於天下而優游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

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於是曰者謬得升降

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猷承

師兵上方向李鄭寬中張禹朝夕入何常不局影凝嚴

側身局禁者乎詩序曰側身脩行班婕妤好自竊慕大王

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

乘史記曰孟嘗君入秦昭王乃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

嘗君謀欲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

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他裘孟

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

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

幸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出馳去至閑闕法雞鳴出

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首能為雞鳴遂得出之

如食頃追至閑闕已後孟嘗君乃選抱朴子軍術曰大將

軍當明察九宮視年在官常就三居五五為死三為

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司馬遷書曰使得奏薄伎

王恩以恩光顧以顏色鄭玄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

者賜顏色泰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

山可動移矣燕丹子曰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龜太

子令人奉盤金轉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但

臂痛耳史記趙襄子數豫讓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

威之不為報讎臣事智伯死而子何獨為報讎也豫讓

曰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常欲結纓仗劍少謝

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萬左氏傳曰衛太子迫孔悝於

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悝太子聞之懼下石乞

孟厭嚴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纓而後死又曰晉侯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莊子奔桐弔曰今於道秋毛之端方分未得處一馬剖心摩踵以報所天劉熙曰致至也左氏傳箴尹克黃不圖小人固陋坐貶劉熙曰致至也左氏傳箴尹克黃謗缺揚揮書曰言迹墜昭憲身恨幽圉陸機調內史表為誅履影弔心酸鼻痛骨詩曰顧瞻周道中心弔兮高始太子丹謂翹武曰今秦王反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太子丹謂翹武曰今秦王反之辱君子以屬義為辱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武書曰每一念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武書曰每一念色司為遷答任少卿書曰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呂氏春秋曰行秋令則天多沉陰蔡邕月令

章句曰陰者密雲也沉者雲之重也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司馬遷答任

非木石獨與此少卿所以仰天捶心泣盡而繼之以血李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

也李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楚由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下官雖之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燕丹子夏扶曰士死鄉

矣燕丹子夏扶曰士死鄉其上下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曲之譽則未可以論行巖石之下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君平卜

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論衡谷口鄭次則結綬金馬之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

高議雲雲之上漢書曰蕭育而朱博友故長安語曰蕭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賈逵退則虛南越之君係單日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

于之頸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將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闕下又賈誼曰

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俱啟丹冊並圖青史漢書田高祖論功定封以

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有青史子音義曰古史官記事罕當爭分寸之末競錐

刀之利哉左氏傳曰叔向詒子產書下官聞積毀銷金

積讒磨骨鄒陽上書曰衆口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

則伯魚被名於不義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

金已而同舍郎即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僧後先

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

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淮陽縣令長後從王朝京師得

會帝戲倫謂倫曰聞卿為吏妻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

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无父少彼之二子猶或如是

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况在下官馬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

史遷下室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絳侯誅諸呂至如下

因於請室又曰而僕又茸以焚室

夫魯連之奢辭祿而不返

官當何言哉僕尚何言哉夫魯連之奢辭祿而不返

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聞魯仲連貴軒垣衍秦接輿之

軍遂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連謝然不肯受

賢行歌而志歸楚狂接輿已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

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范曄後漢書曰崑山光字子陵會稽餘姚

各姓隱身不見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若使

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

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

身莊子曰鉗黑翟之口燕丹子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

燕趙悲歌之士乎左氏傳子方曰子事我而有私於其

鄰陽曰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齊楚多辯智韓魏時有奇

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荆軻之燕高漸離悲歌擊筑荆軻

和而歌於市中又曰趙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尚書

大夫悲歌慷慨者也

勛欽明管子曰天下有道人樂其業青雲浮雜榮光塞河尚書中候曰成

壁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昧光並出幕河青西泊臨洮雲浮洛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去

切土刀狄道北距飛狐陽原淮南子曰秦之時丁壯丈夫

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高誘曰臨洮道東至會稽浮

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臨洮也飛狐蓋在代郡飛狐山陽原蓋

在太原莫不浸仁沐義景飲醴而已揚雄靈賦曰文

義會賢景飲醴黃英為曆宋均曰昭景謂景星所昭也而下官

抱痛圓門含憤獄戶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一物之微

有足悲者家語孔子謂哀公曰一物失理仰惟太王少

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鴻亭之鬼無恨於灰

骨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梧丘夜坐而夢見五丈夫倚

徒稱无罪公問晏子曰昔光公靈公出畋有五丈夫

來驚獸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之玉頭

同穴公令厚葬之乃恩及白骨說苑曰景公政於梧丘

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鶴巢亭

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阯

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列異傳曰鶴奔亭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

事以聞

啓

奉答勅示七夕詩啓一首任昉集詔曰聊為七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歌卿雖訥於言辯於

一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布迹必稽功務法宋均才可即制付使者託情風

什希世罕工毛詩題曰閔離之什魯靈雖漢在四世魏

稱三祖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明也魏志高寧

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

方可以解吾民之愠方南風之時方可以阜吾民之財

兮王肅曰薰風至貌也樂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氣於

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

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甘露

也使物茂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

長之樂也性與天道事絕稱言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豈其多幸親逢旦暮

幸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臣早秦能潛與晉馬而入

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也晚天飛比嚴徐而

室易曰潛龍勿用法言曰若以禮

待詔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答賓賦曰淫蟠天飛者

神也漢書曰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上召

見乃拜樂安昔為郎中又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左

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取求不疵表於

簿君子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論

辯才之戲左氏傳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王曰唯我知

辯才論謹輒率率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効虫鄙已彰

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工久陳琳賦曰虫臨啓慚

愈益著閩續上詩表曰勞者歌其事貴露虫鄙臨啓慚

愈切女六固識所實謹啓

為不彬謝脩卡忠貞暮啓一首蕭子顯齊書

將官至綏建太守卒齊陰卡錄曰壺字

望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蘇峻備兵為尚

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

敗績壺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眇肝是去

隨從俱為賊所害贈待中開府謚

忠貞公眇音真忍切所休于切

任彦昇

臣彬啟伏見詔書昇鄭義泰宣勅當賜脩理臣亡高祖
 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壑臣門緒不昌天
 道所昧忠違身危孝精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悵悵王隱
述曰壺及二子死徵士翟湯聞而嘆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之
首率於明可謂賢哉名教謂王隱隱淪謂翟湯世說樂廣曰名教
中自有樂地相子新論曰而年世以具遷孤裔淪塞廣雅曰
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遂使碑表蕪滅立樹荒毀孤兔成穴立畢教哀歌相子新
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切悲千秋萬歲少使墳墓生感慨自
荆棘孤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也
 哀日月纏迫劉公幹贈五官中郎陛下弘宣教義非求
 効於方今社頽左氏傳序曰弘宣祖世小仲長子昌言曰
引之於教義說苑曰聖王不德施惠非求報

於百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春秋元命苞曰文王
姓也但加等之渥積善苦所潤之餘烈論闕於晉典左氏傳
語子曰周任有言曰但加等之渥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但加等之渥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樵蘇之刑遠流於異代戰國策類編
等死王事加一等樵蘇之刑遠流於異代謂齊王曰秦
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壟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
 悲荷之至謹奉啟事以聞謹啟

啟蕭太傅固辭奪禮一首

劉璠梁典曰助為

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尚書鄭中郎父憂
 側齊明作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
 室再三周辭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彦昇

助啟近啟歸許庶諒窮款奉被還言未垂哀察悼心失

圖泣血待旦

左氏傳楚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毛詩曰鼠思泣血尚書曰坐以待旦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

鵬鳥賦曰品庶每生倉頡篇于祿曰鎔炭鑪所以行銷鐵也

祈榮更為自按

張論語曰子虧教廢禮豈關視聽言已之

正虧教而廢禮豈敢闕白於視聽哉

所不忍言具陳去啓

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

啓公羊傳曰謂之漸宮不忍言也

昉往從未宦祿不代耕

晉中興書簡文詔曰祿不

代耕非經

飢寒無甘旨之資限沒廢晨昏之半

禮記曰命士已

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自甘鄭玄曰慈愛敬進之也又曰九為人子之禮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膝下之權已同過隙

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駒之過隙然

几筵之慕幾何可憑

孫卿子孔子謂魯哀公曰

而遂亟之則是无窮

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楹棟流見几筵其器齊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傳曰人壽幾

何且奠酌不親如在安寄

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聲類曰酌以酒祭地也酌

力外切論語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又曰祭神如神在

晨昏寂寥闕苦覓

若無主

碑蒼曰間靜也喪服傳曰无主者其无祭主于隱晉書曰傳咸遭繼母憂上書曰成身无兄弟到官之日喪祭

无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

呂安答稽康論曰易了之理不在多喻

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

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東京賦曰區宇又寧周

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若霽然降臨賜寢嚴命

孟子曰沛是知孝

治所被爰至無心

韓詩外傳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鄙野之人僭

錫類所及匪徒教義

毛詩曰孝子不任

崩迫之情謹奉啓事陳聞謹啓

文選卷第三十九

